

鲁迅藏品丛书／孙郁 李亚娜 主编

# 鲁迅明信片 藏明儒片

夏晓静 编著

当一张张带有图案和墨迹的明信片展现在我们眼前时，常常会泛起旧时的故事。

四大名出版社

鲁迅藏品丛书／孙郁 李亚娜 主编

# 魯迅藏明信片

夏晓静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藏明信片 / 孙郁, 李亚娜主编; 夏晓静编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47-5975-8

I. ①鲁… II. ①孙… III. ①明信片—中国—图集  
IV. ①G8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3551 号

---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安德华  
书籍装帧 力源文化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网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 郑州市力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50 千字  
定价 140.00 元

## 总序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有关鲁迅的出版物丰富多彩，有目共睹。鲁迅著作版本的品种和印数，是任何其他现代作家都无法比拟的。不但如此，还有一些独特品类，如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全集、线装本大字排印本鲁迅全集等等，也是其他作家很少享有的待遇。就连鲁迅在日本学医时期的课堂笔记也被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日本仙台东北大学的联合研究小组复制、解读和研究着，并且也被纳入出版计划。而时下，颇有人觉得鲁迅是交了“华盖运”，鲁迅研究进入了低潮期。但从这几年的趋势看，形势似乎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悲观。2005年年底，《鲁迅全集》修订版出版，一时成为文化界的热点，最近又有《鲁迅大辞典》出版，而坊间鲁迅作品的选本、注本、插图本等，充类至尽，也一直不断地供应给读者。

虽然如此，在鲁迅相关文物资料的出版方面还不能说穷尽，即便是鲁迅博物馆的藏品中，也还有不少文物资料没有同读者见面。

几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大象出版社开始计划出版鲁迅的藏书和其他藏品。2001年翻译、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藏版画插图本外国名著：法国版画家居斯塔夫·陀莱做插图的《神曲》、《唐吉诃德》、《失乐园》和《十字军东征》。这套印制精美的图书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舞。鲁迅藏书中还有不少珍贵版本，更有许多对研究鲁迅思想、创作及中国现代思想史有参考价值

的书。因此，鲁迅博物馆和大象出版社制订了更大的出版计划，准备将更多的鲁迅藏书出版，把藏在博物馆里的文化珍品呈现给读者。

鲁迅博物馆建馆五十年来，在文物资料收藏、保管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鲁迅文物资料库外，又建立了特藏库，入藏大量鲁迅同时代人的文物资料，对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史、文化史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虽然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编目，可供专业研究者查阅，但一般读者却很难见到。因此，出版一套鲁迅博物馆馆藏精品丛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我们计划出版的藏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鲁迅自己珍藏的图书和文物资料。

首先是鲁迅的藏书。鲁迅一生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从工作需要出发，力所能及地购买了一些书籍，也接受了不少馈赠。对一个人所购藏图书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一位思想家、文学家的学术渊源。而从接受的赠书中，可以看出一个人与同时代同行业人士的交往情况，对研究当时文坛情形及作家之间的关系等不无参考价值。

从数量上看，鲁迅藏书共有4000余种，近13800册，范围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宗教、自然科学、医学等各个领域。其中中文书籍2193种，10683册；外文书籍1869种，3115册。

这次出版，我们先从整体上将藏书梳理一遍，挑出其中的签名本206本，将封面和签名照相制版，加以简要的说明，以飨读者。这是此类书籍的封面影像特别是签名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有的书，除作者亲笔签名外，还附有或长或短的题词。有些题词能引发特别的感想，熟悉鲁迅著作的读者看了会觉得亲切，加深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理解。例如，我们读鲁迅纪念韦素园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说，1926年鲁迅到广州后，有一天，“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这个《外套》译本上的题字是“鲁迅先生：素园于北京。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赠送时间与鲁迅文章所述吻合，但

这个版本却非布面精装。难道是鲁迅记错了吗？查阅藏书目录，才知道鲁迅藏书中有两本韦译《外套》。另一本系1929年未名社再版，才真是鲁迅文章所说的“布面装订”，其中也有题词：“鲁迅先生惠存：素园敬赠，嘱霁野代题字，二九年七月十二日。”译者大约在病中，所以请人代题。而且后一个版本上还有鲁迅的亲笔题词：“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此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迅。”可见后面这个版本是特别再版精装赠送朋友的。1929年年底，鲁迅从上海回北平省亲，曾探望病中的韦素园。韦素园抱病工作，不断有译作发表。1931年12月，鲁迅又收到他翻译的小说集《最后的光芒》，书上有他亲笔写的“敬赠鲁迅先生 素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位勤奋的翻译者、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的青年终于在大半年后病死了，鲁迅十分伤感，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歿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看了这些实物的影像和记录，我们可以对鲁迅文章中的事实了解得更为全面：实际上鲁迅保存了两个《外套》译本。鲁迅文章中提到的是哪个版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鲁迅晚年交往的几位青年作家被杀害后，有些遗物包括书籍由鲁迅保存。有的书虽然没有题签，我们也加以收录。例如：那首脍炙人口的裴多菲歌咏爱情与自由的诗的译文手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它就写在鲁迅保存的原属殷夫的一本德文书里。

鲁迅收藏的明信片和书信为数也不少。明信片有200多张，以前几乎没有进行过整理和研究，这次出版是首次整体与读者见面。篇幅更大的是鲁迅藏书信。虽然这些材料以前曾经整理发表过，但以手稿的形式发表，这还是第一次。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12年5月至1936年鲁迅逝世，鲁迅所收书信有数千封，但很多信丢失了，有的

是无意丢失，更多的是为时势所迫故意销毁的。例如，家信几乎没有留存，特别是二弟周作人给他的信，单是见诸日记记载的就有 600 多封，迄今只留下那封简短的“绝交书”，非常遗憾。又如鲁迅在《热风》题记里说自己在发表了《青年必读书》后收到一捆信件，许多都是对他的“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激烈言论提出批评的，留存下来的也不多。

这些书信中有不少名家的手迹，其珍贵自不必说，其史料价值也不待烦言。写信的人、写信的目的是各种各样：有作者投稿的，有请求帮助的，有受了鲁迅批评后为自己辩解的，有攻击谩骂鲁迅的，当然也有问候恭维的。鲁迅编自己的文集，有时会将论辩的文字附在后面；如果是给人的复信，也常把来信附上，他注重有来有往。但来信太多，不可能都加以收录。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将往复论辩的文章编辑成《围剿集》，就很可惜。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可以称为“致鲁迅信”，算是多少弥补一点缺憾。读者可以将之同《鲁迅全集》中的书信卷对照阅读，可能对更深入了解一些人的真实面貌、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帮助。

例如，敬隐渔从法国寄给鲁迅的明信片和信，引述了罗曼·罗兰对《阿 Q 正传》的评价。查 1926 年 1 月 24 日敬隐渔给鲁迅的信中引述的罗兰的评论是这样的：“……阿 Q 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 Q 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信中还说：“罗曼·罗兰先生说要拿去登载他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杂志《欧罗巴》。”1926 年 11 月敬隐渔又寄明信片给鲁迅，画面系罗兰的住所。据他信上说，这画片是罗兰赠送给他的。

就在几年前，有人怀疑敬隐渔的人品，将他描绘成攀附中西文化名人以自利的掮客。也有人写文章说鲁迅的两个学生借用辗转相传的外国人对鲁迅的评价，过分拔高鲁迅，而鲁迅也助长——至少是默许——这种拔高的倾向。现在把原件影印出来，读者就可以自行判断了。

又如，鲁迅 1926 年 1 月 26 日将自己翻译的两本厨川白村著作寄日本厨川白村研究会，1926 年 3 月 3 日该会给

鲁迅的复信中有这样的话：“前承惠赠《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二书，特此谨申谢忱。首次得识先生芳名，我们均为译书出自尚未闻名的先生之手而深感欣幸！我们认为，与其出自名人手笔，不如通过未知的年轻的您，以出版未名丛刊的方式介绍给贵国，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已故原作者厨川白村谅必抱有同感。”1926年鲁迅的主要创作作品几乎都已发表，在中国已荣膺了新文学代表的称号，在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来信却称为“尚未闻名”，是很有趣的信息。从来信可知，厨川白村研究会可能设在京都大学英文科，大约隔行如隔山，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形不甚了然；或者当时该国文学研究界对中国新文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看到两个译本收入“未名丛刊”，遂推測译者乃无名之辈，而不理解鲁迅和一群年轻作者起社名的本意：不是“没有名目”，而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鲁迅收阅这封信，想必忍俊不禁，还写信给友人，报告了这件事。这样的信息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这两个译本不知现在是否还存于京都大学，上面有没有鲁迅的签名，更扩大地说，鲁迅在当时日本文化界得到怎样的认知，感兴趣的人也许能从中寻出一些新端绪来。

如上述，这次出版的鲁迅藏品共有三种。而鲁迅的收藏中还有许多珍贵材料有待整理，例如：他收藏的碑帖拓片6000多张，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进行整理研究；而他收藏的许多外国版画，其中不乏欧美、苏联、日本名家作品的原拓，十分珍贵。这些作品虽然在他生前和去世后出版了一些，但散漫不成系统，大有重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的必要。

另一类是鲁迅博物馆藏品。

这次出版的《鲁迅著译影记》，就作为馆藏珍品丛书的一种。介绍鲁迅著译封面的图文并茂的书，已经颇有几种了，大多偏重介绍鲁迅自编文集和译本。这次我们在编辑思路上有所突破，即不限于鲁迅自编文集版本，而收录了各种选本、文集本，甚至包括了外文译本。有些版本并非大都市出版，还有一些战时出版物，印数不多，再加上发行不畅等原因，很多读者可能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

从版权角度说，有些并没有得到鲁迅本人或其继承人的同意，属于盗版。但这种编法，可以让读者对解放前鲁迅著作发行状况有个基本的了解。本来应该出版一本更全面反映鲁迅著作版本情况的书，即加上迄今为止的各种版本，但限于篇幅，未能实现。请俟诸异日。

这次出版《鲁迅著译影记》，只是鲁迅博物馆藏品系列编辑出版的一个开端。今后当有更多特藏库藏品整理出版。

多年来，大象出版社对鲁迅博物馆的事业给予热心关注和大力支持，两个单位的合作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后，双方将继续本着弘扬优秀文化的宗旨，真诚合作，努力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

2009年12月22日

## 编写说明

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藏明信片 251 张，本书收入 236 张，其中 9 张重复的没有收录，6 张实寄明信片收入《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中。

鲁迅藏品中的明信片大多是朋友所送、朋友代买，鲁迅很少自己购买明信片。从这些明信片使用情况上看可分为实寄片、收藏片两大类。实寄片共有 31 张，本书收有 25 张，现存李秉中寄给鲁迅的明信片 5 张，其中 1925 年寄给鲁迅的 2 张及此前友人致鲁迅的 2 张，田汉、史岩寄给鲁迅的明信片均收入《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中。从数量上看，李秉中的明信片最多，共 5 张，分别是于 1925 年离京南下东征和 1926 年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寄给鲁迅的。从李秉中与鲁迅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友情非常深厚，1925 年 1 月 23 日他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我只要有暇时，就想写信给先生……总觉对先生有许多话说……因为我的话对于别人想不起来这样多。”

明信片永远有它内容以外的魅力，当一张张带有图案和墨迹的明信片展现在我们眼前时，常常会泛起旧时的故事。外国友人明信片最多的要数内山嘉吉，共 4 张，看着这些明信片，不能不让我们想起鲁迅 20 世纪 30 年代倡导的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鲁迅为了扶植木刻青年，购买了大量的外国名人版画和美术书，并把这些画和书籍展示给青年木刻家，给他们逐幅讲解，同时还请日本懂版画的内山嘉吉讲课，鲁迅亲自当翻译。为了酬谢内山嘉吉，鲁迅

把自己珍藏的有珂勒惠支亲笔签名的版画赠予他，还给他寄一些画集，这 4 张明信片上的内容就是内山嘉吉向鲁迅叙说自己在日本成城学园学校的生活、工作以及收到鲁迅寄版画集的情况。

还有一张是 1930 年 10 月 10 日潘漠华烈士寄给柔石的明信片，信片上的地址是“上海东横浜路景云里 23 号”，鲁迅曾住过此处。为了鼓励柔石写作，他“把空着的景云里 23 号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一幢让给柔石居住……自己住在隔壁 19 号里”（王育和《忆柔石烈士》）。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有鲁迅保存的柔石遗物 19 件：柔石手稿 16 件，冯铿写给柔石的信 2 件，再有一件就是这张明信片。这些柔石遗物是在他牺牲后，为了安全起见由冯雪峰交给鲁迅的。1955 年 4 月 12 日冯雪峰又将柔石其余的 6 件手稿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鲁迅藏明信片中的收藏片全部为美术明信片，共 211 张。其内容主要为欧洲古典木刻、欧洲绘画、苏联绘画、《勇敢的约翰》插图、日本雕塑、《元庆的画》和一些散片。欧洲古典木刻包括早期佛罗伦萨木刻、耶稣诞辰及显灵主题木刻、16 世纪的德国木刻，共 45 幅。早期佛罗伦萨木刻有 15 幅，它们分别是从《劳德》、《世俗的圣奥古斯特独白》、《圣罗伦佐的牺牲》、《基督访问圣乔万尼》、《普尔齐的卢卡与尊贵的梅迪奇的罗伦佐》等 15 种书中复制下来的，这些都是 15 世纪末产生的木刻书籍插图，《劳德》中的木刻《托蒂的雅各宾兄弟的赞歌》是“佛罗伦萨插图中最早的作品，也是同类风格中唯一的留存”；耶稣诞辰及显灵主题木刻、16 世纪的德国木刻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版画，共 30 幅，作者为闻名于北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最伟大的画家丢勒和荷尔拜因等。鲁迅在《〈近代木刻选集〉(一)小引》中说：“十五世纪初德国已有木版的圣母像，原画尚存比利时的勃吕舍勒博物馆中，但至今还未发见过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纪初，木刻的大家调垒尔（A.Dürer）和荷勒巴因（H.Holbein）出现了，而调垒尔尤有名，后世几乎将他当作木板画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纪，都沿着他们的波流。”鲁迅藏书中现存有 A.Dürer 和 H.Holbein 两种书籍。鲁迅一生购买、收集了很多版画书籍和作

者签名的版画原拓作品，但从版画的创作时间上看，最早的是要算李霁野赠给鲁迅的这三套明信片上的木刻作品了。

收藏片中的欧洲绘画部分主要以油画为主，明信片印刷的质量非常好，颜色纯正，四周还镶嵌着金边，明信片背面都印有外文的画名、作者和巴黎印刷字样。从文艺复兴时期最卓越的代表人物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到19世纪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领导人民》，共有54位画家的56幅作品。布歇的《沐浴的狄安娜》、热拉尔的《普绪克接受爱神的初吻》、普鲁东的《西风之神劫走灵魂之神》等都可以在鲁迅收藏的《世界裸体美术全集》中看到它们的踪迹。

鲁迅藏苏联绘画明信片31张，上面的图画涉及拉西莫夫、库兹涅佐夫等25位画家的30幅作品，其内容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社会生活和普通劳动者。明信片中大部分是1929年曹靖华在苏联工作时寄给鲁迅的。鲁迅收藏的苏联版画大多也是曹靖华在苏联购买的，但却始于1931年。1934年，鲁迅从几年来曹靖华陆续寄给他的110多幅木刻原拓中，精心挑选出60幅，编为《引玉集》，并于这一年的5月出版。

鲁迅在收集外国版画的同时，也曾萌动过要购买一些明信片画片的想法。1934年7月30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写道：“在东京别无要事，神田区神保町二之一三号有一家叫‘科学社’的书店，据该店广告，有俄国版画及明信片出售，便中请去看一下。倘有《引玉集》中那样的版画，请代为购买一些。如有绘画的明信片和复制的画片，亦请买一些，但不要风景或建筑的照片。”山本初枝很快就按鲁迅的要求购买到了明信片，并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很是失望，他在1934年9月23日给山本初枝的回信中说道：“科学社复制的绘画及明信片亦已收到，并无特色，以后不再搜集这类印刷品了。”

《勇敢的约翰》明信片得来得非常不易，为了寻找这套明信片，鲁迅一方面托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寻购，另一方面让孙用写信给原译者考罗卓（K.de Kalocsay）先生，让他在匈牙利搜求，但很长时间两方面都没有找到。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原译者在他的朋友处才偶得这12张明信

片。1930年11月21日孙用把它们寄给了鲁迅。明信片上的图画是匈牙利画家山陀尔·贝拉陀尔（Sandor Belatol）据《勇敢的约翰》的故事所作的壁画缩印图，并以明信片的形式印刷出版。1931年10月，这套明信片作为《勇敢的约翰》插图，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从《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检索到，日本雕塑明信片是鲁迅唯一的一套他自己亲自到书店购买的明信片。这与鲁迅喜爱收集陶俑不无关系，俑是早期的雕塑艺术品，鲁迅共收藏了38件人俑和19件动物俑，1913年还亲手描绘了两张土偶图，并分别写了说明文字。1929年4月7日，鲁迅“往内山书店买《表现主义的雕刻》一本”。在鲁迅收藏的《世界美术全集》、《世界美术全集》（别集）、《世界裸体美术全集》、《西洋美术馆巡礼记》等藏书中，也刊有很多各个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陶俑和雕塑图。鲁迅在他早期美术论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美术云者，即用思想以美化天物之谓……如雕塑，绘画，文章，音乐皆是也……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表征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

鲁迅存有两套《元庆的画》明信片，每套8张，共16张，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它是和《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陶元庆的出品》一同出版的，所选的《大红袍》、《一瞥》、《落红》、《车窗外》、《卖氢气球者》、《烧剩的应天塔》、《墓地》、《新妇》八幅画皆同于书中作品。明信片中背面有“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出品”字样。陶元庆设计的《故乡》封面画《大红袍》不仅以书籍封面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同时也以明信片的形式流传于世。

鲁迅藏明信片中的散片有20张，从明信片后面图案上看有王钧初创作的油画明信片，漫画明信片，吴哥遗址等名胜古迹明信片，涅克拉索夫、李卜克内西、莫里斯·梅特林克等肖像明信片。

这些明信片储存有大量的信息，且内容丰富，它既有史料价值，又有艺术价值，每张明信片都有它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透过墨迹研究历史，透过图画研究鲁迅的美学思想，透过明信片的发行时间、设计风格研究明信片的

发展历史。同时，将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进一步研究，是研究鲁迅藏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书遵照以下原则编写：

一、明信片上书信文字的整理一律照录原文。

二、排列顺序：一是以时间的顺序，二是以明信片中的序号顺序，三是依据出版物上的图版顺序，四是按人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放在一起。年代、画名不详的列在该类的最后。

三、鲁迅藏的明信片涉及的文种很多，如俄文、日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匈牙利文等，为保证书的质量，特聘请专家和学者来担纲翻译工作，俄文由著名俄文专家蓝英年先生翻译，英文由黄乔生、余漫宁翻译，日文由江小蕙、余漫宁、陈馨翻译，法文由黄乔生翻译，意大利文由意大利人 Pardo Lio Vittorio 翻译，匈牙利文引自孙用翻译的裴多菲诗集《勇敢的约翰》。黄乔生翻译的《早期佛罗伦萨木刻》中的《佛罗伦萨书籍插图说明》放在书的附录部分。

四、书中所标尺寸皆为明信片的尺寸。

书中涉及领域较多，又因整理者学识有限，时间仓促，故疏漏谬误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予以匡正。

夏晓静

2006年7月23日

# 目 录

## 实寄片

### 鲁迅致

1926 年 鲁迅致许广平 / 004

### 国内友人致

1923 年 孙福熙致鲁迅 / 006

孙福熙致鲁迅 / 008

1926 年 敬隐渔致鲁迅 / 010

敬隐渔致鲁迅 / 012

李秉中致鲁迅 / 014

李秉中致鲁迅 / 016

李秉中致鲁迅 / 018

陆晶清致鲁迅 / 020

1928 年 陈绍宋致鲁迅 / 022

王衡致鲁迅 / 024

1930 年 潘漠华致柔石 / 026

蔡咏裳、董绍明致鲁迅 / 028

蔡咏裳、董绍明致鲁迅、许广平、冯雪峰、柔石 / 030

1932 年 魏兆淇致鲁迅 / 032

1933 年 马珏致鲁迅 / 034

年代待考 常瑞麟致鲁迅 / 036

**国外友人致**

- |        |                |       |
|--------|----------------|-------|
| 1922 年 | 青木正儿致鲁迅、周作人贺年卡 | / 038 |
| 1930 年 | 盐谷温等致鲁迅        | / 040 |
| 1931 年 | 山本初枝致鲁迅        | / 042 |
|        | 内山嘉吉致鲁迅        | / 044 |
| 1932 年 | 内山嘉吉致鲁迅        | / 046 |
| 1933 年 | 内山嘉吉致鲁迅        | / 048 |
| 1934 年 | 山本初枝致鲁迅        | / 050 |
| 1935 年 | 内山嘉吉致鲁迅        | / 052 |

**收藏片**

- |        |            |       |
|--------|------------|-------|
| 中 国    | 元庆的画       | / 056 |
|        | 散 片        | / 063 |
| 外 国    | 欧洲古典木刻     | / 068 |
|        | 欧洲绘画       | / 098 |
|        | 苏联绘画       | / 128 |
|        | 苏联儿童照片     | / 149 |
|        | 《勇敢的约翰》插图  | / 164 |
|        | 日本雕塑       | / 178 |
|        | 散片         | / 189 |
| 附 录    | 佛罗伦萨书籍插图说明 | / 195 |
| 人名索引   |            | / 198 |
| 中外文对照表 |            | / 201 |
| 主要参考书目 |            | / 209 |

鲁迅藏明信片

实寄片